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dramatic sword fight. In the upper left,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dark pants is shown in mid-air, lunging forward with a sword. In the center, a woman in a vibrant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cape is also in mid-air, holding a sword. In the lower left, a man in a dark, heavy robe is crouching, looking up at the woman.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trees with blue and white foliage, and a landscape with a path and a body of water.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dark green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geometric pattern.

三俠劍

7

张杰鑫 著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left, a man in a topknot and simple robes is shown in a dynamic, leaping pose. In the center, a woman with a black topknot and a dark, high-collared robe is riding a horse. She holds a sword horizontally in front of her. The horse is depicted with flowing, textured lines for its mane and tail.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三俠劍

张杰鑫 著

7

(吉)新登字 07 号

SANXIAJIAN

三 侠 剑

张杰鑫 著

责任编辑:于永玉 张忠礼

封面设计:金 木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8 000 套 定价:258.00 元(全套12册)
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80626—075—7/I·6

形往旁边跳，虽然不能说完全躲过，也可以躲重就轻，假如说闭着双眼岂不是甘受其苦吗？好在一样儿，三侠看了半天，除了四面的铁壁之外，别无消息，三侠这才放心。萧三侠由腰间取出来白蜡捻子，打着了火种燃着了，将蜡点着，沾在铁壁上面，看了看虽然是四面，可是个整个的，并没有接缝。三侠看罢，各自点了点头，就说台湾各岛里面所有的修造，就凭这份工程，实在不易，真要是一旦失败，也实在可惜。三侠在里面不过就是闲谈，萧三侠着急叫道：“二哥，咱们这一次受了贼人的诡计，据我想不久必然有人前来开亭捉拿你我弟兄，倒不如将军刃暗器预备好了，没有人来还则罢了，有人来的话，虽死亦拼。”三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萧三弟，你所说之话可也有理，对于实际一点儿不中用。若论到消息我可不明白，据我想你我落在亭子里面，贼人不来捉拿还则罢了，倘若是贼人前来不问可知一定是这个消息早有捉人的法子，惟让咱们不知不觉，就能绑捆起来，要不然就是按动哪里的机关，里面出来什么刀箭等物，叫人防不胜防，已然就结果了性命。真要到那时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预备军刃暗器有什么用呢？再说就打着没有特别消息将你我制死，人家开亭拿人亦必预备得严严实密，他准知道你我弟兄并非寻常之辈，如果拿跳了岂不画虎不成反类犬吗？再说他也不能那样冒险。”萧杰孟凯一听，二人全都暗自点头，遂说道：“三哥，你老人家这片言语，吾们听了果然顿开茅塞，如此说来你我只好闭目等死就是了。”三爷闻听微然一笑：“生死自有天定，别看在此被擒，也许死不了，有人救出去之后，也未必准活得上。”老哥儿三个全都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度量这个时候，大概已然到了夜间，怎奈不见丝毫动作，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孟凯说道：“贼人也许将你我关在这里，单等七昼夜之后，将咱们生生饿死。”三爷听着这个话高兴，叫了声：“二位兄弟，你说他要打算将你我弟兄饿死，那可是活该咱们命不当绝。不用说七昼夜，只要有今天一夜的工夫，贾七弟婉转周折，必然前来，只要有他一到还不用说，这个亭子就是铜城铁壁，我

七弟也有法援救。”

老三位正然说到这里，猛然听见身后铁壁咯吱吱一片声响，老哥儿三个不敢怠慢，各自擎刀在手瞪睛观看，就见声响的地方，扎进件东西，铿光刷亮，就见这宗东西哗啦一转，当的一声已然将铁壁削成了一个圆洞，跟着就听外面有人说话：“三位老英雄不必多疑，此时侠义营老少群雄全都进了三才岛，赶紧出来辅佐为要，并有小事相求，请胜老英雄出来答话。”老哥儿三个听这个声，可听不出来是谁，在先前胜三爷还以为是自己的七弟前来相救，到如今一听说话声娇喉宛转，却是个女子。要是平常人这个话要是不问明白了，还是真不敢出来，三侠可不然，那总归是侠客的身分，还不用说是和和气气地说的，就是三才岛的岛主前来将亭门开个圆孔，要说三位老英雄如果要真正是好汉，我外面已然预备好了刽子手，请三位出来吧，三位要是皱一皱眉头摸一摸刀把，那就不算是英雄好汉，这个地方倒不是三侠没能耐不敢跟人家干，这就是大丈夫视死如归。比如说将铁壁挖这么一个窟窿，跟三爷打赌，外面预备好了人，各持军刃，叫胜三爷由里往外闯，如果能够闯出来就算赢，就是外面放上刀山油锅，老头子也不含糊，这就得说是字号。当时三爷也不问说话的这个人是谁，也不管她是真救自己，还是暗算自己，完全不问，反倒将刀插在背后，施展蛇行的功夫，头一个是胜三爷，第二是孟凯，末了就是镇三江萧杰。三位老人家来到外面一看，时在二更多天，满天星斗光华灿烂，胜三爷猛然一抬头，就见对面站着一个人，浑身上下通素雪白，肋下悬剑，借着星斗之光，看得明白，原来是俞仁的女儿俞若梅。这位姑娘用她的蟠影剑挖穿了铁壁，身形闪旁边，往外叫三侠。话说完了三侠出来，一个个全都背后插军刃，双手空空，若梅看了看不住地点头赞美：看起来是名不虚传，不枉人称侠客。自己这才宝剑还匣，由腰间一摸，取出一封书信，走上前来，叫道：“老英雄现有书信一封，拜求转交，知道你老人家信义无双，故尔冒昧拜托，书信写得明白，有劳了。”说完了话书

信向前一掷，就唰一晃一条白线，早已踪迹不见。

胜三爷一看女子如飞而去，长叹了一口气，心说练功夫可不能不服人啦，凭一个女子就有如此快的身法，真正叫我惭愧。一面想着这才下腰将书信拿在手中，黑夜之间也看不见上面写的什么，只得暂时之间带在了囊中。老哥儿三个不亚如凤鸟出笼一般，将然收拾收拾身上的衣服要走，就听那边有人说话：“啊，看这般光景，大概是有人预先将三位哥哥救着走了。”胜三爷听得明白，说话的正是贾七爷。老头子喊道：“难道说贾七弟到了不成？”这一句惊动了佟麟小霸王、杨六爷、贾七爷，老哥儿三位一同走过来，先给三位老哥哥道受惊，然后问被何人搭救，胜三爷把方才情形跟贾七爷等说了一遍，众人这才明白。胜三爷吩咐小霸王佟爷、杨六爷、贾七爷在擎天峰上面把守别动，恐怕此处有什么暗道，三侠这才下擎天峰来到桥西，遇见贾明，贾明却原来是被郁康追赶至此，话未说完，后面郁康到了。

胜三爷白昼之间在擎天峰上面深恨郁康，此时一看见他不由得心里有气，遂高声说道：“郁岛主，老朽等候多时了。”郁康一看三侠露面，不由得就是一怔，暗想道哎呀，胜英被打在铁亭里面，一时之间，他怎么竟会出来呢？看起来侠义营真正是藏龙卧虎，说一句丧气的话，就冲着这个侠义营大概台主就不能够成事，正然想着就听三爷说道：“郁岛主，擎天峰上一战，果然智谋高强，胜英佩服的不得了，但不知这一次相逢，还有什么条件没有，胜英愿闻。”话说出来真不亚如刀剑一般，把个郁康臊得满面通红，这才说道：“胜老英雄，你老还别以言语奚落，冤有头债有主，擎天峰上面所有的布置，那全是三才岛岛主的主谋，郁康附属人家岛内，不过听命而已，郁康也不是在老英雄面前说句大话，真要是依着我的话，凭着手中军刃暗器两下里赌斗输赢，决以不能以诡计取胜。”胜三爷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郁岛主，兵不厌诈，智谋乃行兵要素，胜英所以佩服郁岛主亦只此一点。小澎湖头一次战船交锋，郁岛主虽败不

输，跟老朽明白约战，到了次日果然新法排出，叫什么登空悬战，一方面交锋对垒，暗地里前去月牙岛，出其不意，劫副帅于小澎湖。此后就算是屡战屡败，可是郁岛主始终有说的，始终不认输，以至今天白昼之间，岛主跟老朽比拳，分明栽倒在地，郁岛主偏说是失脚，不算老朽的能耐，复又比试暗器，两下里说的明明白白，一箭一镖，没想到身带镖伤，仍然不算。故意将上方宝剑放在亭子里面引诱。老朽本来是土命人心实，所以才被获遭擒，这总得说是郁岛主你的深谋远虑，胜过常人。”说话可是阅历，无论多大气，能够压住了不着急，话出来虽然厉害，仍然是安静和气，和颜悦色，郁康他哪里能够成的了？当时听完了胜三爷的言语，又是急怒又是惭愧，当时真正是想不起怎样答话，万不得已这才说道：“胜老英雄，你这个话明明是欺我不能谈话，事已至今，这个话说也没用，倒不如请老英雄亮军刃，你我当场动手。”三爷闻听微然含笑，连连说道：“胜英奉陪。”说着话夜战八方藏刀式往那里一站，口称郁岛主请，郁康也说了个请字，这才刀戟并奉，二人打在了了一处。

今天这个动手，跟往日不同，头一节二位动手不是初次，差不多谁也知道谁的招数，也用不着引招看看是什么门路，再一说胜三爷以先对于郁康似乎有几分爱慕之意，到现在一次一次的失约负信，老头子非常有气，八卦金刀的招数施展开了，如同急风骤雨并不退让半步。郁康也明白，只得将手中双戟招数施展开了接架相还，这一场真称得起是凶杀恶战，贾明不说，孟二侠萧三侠老哥儿两个，一个个都把双睛瞪圆，留神观看三爷跟郁康动手。上面军刃摘挂撕掳，下面看的动转挪移，军刃微有声音，脚下但闻哧哧声响，别看是黑夜，二人施展开了能为，如同闪电一般，滴溜溜乱转来回打盘，上面金光闪烁扭成一个团。动手的这个工夫可不小了，总有五十多个照面，老头子胜三爷早有打算，知道人家郁康的箭法精奇，我也不打算以暗器赢他，他也不用打算用箭，皆因我也没给他留出用箭的工夫来，今天我就算跟他以军刃相拼，我有能耐凭手

中八卦万胜金刀赢他，我没有能耐他用双戟赢我。老头子打定了这个主意，所以才将宝刀舞动得如同雨打梨花一般。郁康动手不由得心中骇怕，准知道老头子今天动手，这就叫以命相拼，我还是真得留点神，要不然当场输招，就有性命之忧。想罢手中双戟招数加紧，半点不敢疏神大意。老人家心说今天要不将你赢了，老命就不要了，随着刀的招数一变，变成了反八卦，这反八卦里面可就有那绝命的三刀，头一手就是把刀背走，引敌深入，老人家一施展这手刀不要紧，果然郁康他不认得，还以为老人家力量不支，打算撒手逃走呢，跟着把双戟一擎，身形向前一跳，双戟的戟尖够奔胜三爷后背便扎，在旁边看着戟到了，就仿佛这一手三爷决以躲不开，哪知是他老人家使的绝招，听见后面风声响，滴溜溜身形一转，随着刀往前砍，身形转到了郁康的左面，刀正到他的两臂上。要是别位今天这一刀决以躲不过，郁康究竟有本领，一看刀到了，真要等着往回撤军刃，两只胳膊全得掉了，郁康不敢怠慢矮身形手向下垂，双戟临地可过不来，随着一撒手，胳膊可躲过了，双戟就算出手了。郁康知道徒手难敌。紧跟着往后一跳，跳出去七八尺，可就距离着二道月牙河也就是一丈多，郁康一着急，又连跳了两跳，噗通一声跳入了河内。三爷摆刀一看郁康下水逃走，不由得急地连连顿足，再看郁康已然到前面驾上小舟，船行似箭而去。

胜三爷正然着急无法之时，就听有人叫：“三哥你老人家这里来吧。”老人家顺着声音观看，在桥的下面停着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叶乘龙，三爷一看也不暇细问，赶紧来到了岸边，身形一跃跳上了小船，吩咐一声赶紧开船。船往前走着三爷这才问：“六弟，你这是由哪里来？”六爷就把当日三侠老少爷儿六个进擎天峰之时，诸葛道爷打发我们五个人下水随船而入，每人守住一道铜铁闸之事说明，所以今天外面攻岛，才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大家全都进来。六爷问三爷被何人救出，三爷也把俞若梅挖铁板的话说了一遍，老哥儿两个说着话，已然退出了三才岛，胜三爷一看叫了一

声：“六弟，可了不得了，你看见了没有，前面是芦苇一片，倘是郁康逃到了里面，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往里追赶恐怕受了他的暗算，不追岂不瞪眼看着让他逃走吗？”正然无法可想的时候，猛然间在芦苇塘中荡悠悠出来一只渔船，船头上面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渔翁，高声说道：“胜三哥不必着急，我来拿他。”三爷正然莫明其妙，又听渔翁向着郁康说道：“胆大郁康，我看你还向哪里逃走？”这个时候郁康浑身是水，双戟已然没有了，只有一张弓三枝箭，他也不知道前面老头是谁，一看挡住了船只，他倒不怕老头，他怕的是后面追赶的胜三爷，一着急回手撒弓弧内取箭，箭搭弓弦向渔翁道：“赶紧躲开我的船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的箭一发，当时就结果你的性命。”渔翁闻听哈哈大笑：“小子你还别这么说，你觉着你的箭法高强，我就不信，你要能拿箭射中了我，由我这里说你就算是神箭手。”郁康闻听心中暗笑，心说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要像说这个话，除了我师傅神箭老教师德爷，他老人家能成，其余的恐怕没有第二个主儿，就凭你这个打鱼的老头儿，你可有多大的能为？”要是往常日子，就是渔翁让郁康射郁康也不射，因为准知道渔翁没有这么大能为，当然是箭到命亡，何苦杀害无能之人，今天可不然，皆因后面胜三爷追赶太急，这可就顾不了许多了，说一声：“着！”嗖地一声箭奔渔翁哽嗓射来，箭到了，老头子用手一拨，接在了掌中，紧跟着郁康双箭并抽，搭在弓弦上面，嗖嗖紧跟着两支箭全都够奔老头子打来，老头子身形一闪第二支箭躲开。怎奈第三支箭来得太快了，就见渔翁身形向后一仰，栽倒在船头。郁康看着心里纳闷，怎么这个渔翁闪箭之法看着非常眼熟，我何不过船拾取我那三枝箭，带在身边以备缓急，趁势我看看射死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想罢船只已然来到切近，郁康身形一跳，向对面船上而来，脚尖将然点船板，没留神脚底下有东西一挂，站立不稳翻身栽倒，那个渔翁一翻身起来，将郁康按住就捆，不费吹灰之力，四马倒攒蹄捆好。这个工夫胜三爷也追到了，来到渔船切近，看了看不认得，三爷抱拳说道：“这

位老英雄恕过胜英眼拙，阁下是哪位？因何到此帮助胜英捉拿郁康，望求明白赐教。”渔翁闻听带笑说道：“罢了，方才我不过是冒叫一声，没想到果然是老英雄。你老要问我大概你老不知道，我有个拜弟姓蒋名俊号叫仁德，我姓德名春有个小小外号，人称神箭教师。”胜三爷一听，嗟呀原来是郁康之师德春到此。这才问老人家多嗜到的，怎么今天这样巧在此相遇，老德春就把自己来的经过对胜三爷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前一次蒋俊够奔小澎湖面见郁康，打算提当年交情，叫他跟三爷免动干戈，言归于好，谁知群贼得着了消息，在天井里大骂不休，蒋俊疑心是郁康设就的伙局，这才来在外面动手。老头子奋勇双夺打群贼，后来寡众不敌，打算登房逃走，郁康一着急又因为从中理由未能申说明白，恐怕从此成仇，他这才放箭留客。本打算射蒋员外的双腿，为的是好不叫他走，没想到蒋员外一矮身，才射瞎了一只眼。当时由房上掉下来，要求郁康将自己送回了侠义营，跟三爷把话说明，自己要回家养病，三爷无法，只可给他老人家备船一只，先到月牙岛办了通行公事至厦门，到了元帅那里，将通行文呈上去，再换通行中国的大照。老王爷问了问才知道因公残身，心里很觉过意不去，皆因人家未食皇家分文俸禄，当时由军帐上拨纹银五百两，又派了两名原籍江宁府差官护送老人家回家。蒋员外心里感激地了不得，还要亲自叩谢，老元帅打发参谋洪昂代表自己前来看视蒋员外，就势送行，当时拦住不叫老人家劳动，车辆预备停当，叫老人家起身。这二位护送的差官一位姓齐叫齐兴，一位姓李叫李明，别看这二位全是老爷的身分，对于蒋员外别提多好了，头一节因这老头子尽义务，为帮大清营以致残伤身体，这是第一样儿可敬，再者说他老人家是江湖上的一位老英雄，论能耐人家比我们高得多，这也是可服的地方，所以齐李二位老爷走在中途路上，对于吃喝一切的事，全都格外细心照顾，没有事的时候，看着老人家不疲倦，二位老爷陪着老人家说闲话。一路之上倒是不觉有

什么苦闷。这一日来在老人家的家中，齐李二位老爷在蒋家寨住了一夜，次一日清晨告辞，打算回归江宁城内，探望家人，老人家每位赠送白银百两，这二位再三不肯要，老员外遂说道：“二位老爷你看，这也不是我蒋俊空口说大话，你老看看我的家中可像贫寒人家吗？皆因是老元帅赏下来不能不要，我也不多送，一位一百两，回家给府上老太太老太爷买些个点心，也不枉你们弟兄二人在路上那份辛苦。”二人一齐说道：“路途之上别说没多大辛苦，就是有个一星半点，既然派我们来也是应当应分，何敢受老员外的赏赐。”蒋员外见再三推让，遂说道：“我还有事相求二位，回来的时候还到我家中看看，我有一封书信求二位带去，天已不早我也不再留二位啦。”二人这才谢了谢各自将银两带在身边，一齐跟老员外告辞回家不表。

单说老员外在路上行走之时，随走随上药，治的伤痕就已然好了七八成，来到家中一休养，一天比一天见好，也不过就是半个多月，差不多已然平复，老员外每逢照镜子或是洗脸，用手摸着，自己心中就伤感的不得了，这才想起郁康的老师，我何不写一封书信托人带到了北京城，也叫他知道幸儿这孩子的为人。想到这里将然要叫手下家人预备文房四宝，这么个工夫，外面进来回禀，外面德大爷到了，老员外一听，德大爷没有第二个，当然就是神箭老教师了，赶紧来到外面观看，果然不错正是老哥哥德春，向前抢步行礼，口称大哥一向可好。德春双手相掺，叫了一声：“兄弟，你我都是这个年纪何必行礼。”蒋老员外叫了一声：“给哥哥磕个头也不算多，差点儿跟哥哥你老见不着面了。”德春不明白叫了一声：“兄弟，这是怎么一句话，难道说生病了不成吗？”蒋爷连连摆手，叫了声哥哥你老看，遂用手一指自己的伤眼，德春一看哎哟原来眼睛伤了一个，叫道兄弟，这是怎么回事，蒋员外这才说道，此地非谈话的所在，哥哥里面请吧，随后将神箭老教师让到了里面大厅落座。有手下人献上茶来，蒋员外这才说：“我先问问哥哥，千里遥远来到此处难道说

有事吗？”德春也不隐瞒，就把如何打发幸儿前来，说话已然三年多并无音信，我不放心这才前来看的话一说。蒋员外一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打发孩子上哪里去，德春又把幸儿回南，如何托咐绸缎店的掌柜的话详细一说，蒋员外遂连连摆手：“我这里可没见，如果要是见了的话，怎能够不给哥哥去信呢？这个孩子是在中途路上，不知怎样流落到了台湾，遂就占据小澎湖为大岛主，号称台湾九鱼，倒是声势浩大。”德春听着非常喜悦，蒋员外看着老人家正然高兴之际，遂说道：“哥哥，孩子不是阔了吗，他连小弟我也不认了。”遂就把进澎湖前后之话，跟老人家细说了一遍。德春一听残眉倒竖，二目环睁，手拍桌案：“哎呀，气死我了！兄弟我盘川不大富馀，你赶快给我备几十两银子，我今天就起身够奔台湾，誓必将小冤家活捉回来，我要当着兄弟将他置于死地。”蒋员外连连摆手，叫声：“哥哥你老人家暂息雷霆之怒，无论孩子怎么样，咱们不能看他，得看在他的死爹身上，谁叫咱一头磕在地下，就如同亲手足一般，三弟只留下这么一条根，你我弟兄要是将他结果性命，岂不是成了兄杀弟后？这个话传出去落下了千古骂名，我跟哥哥你老告诉就是让你老从此别认为他是盟侄，别认他作徒弟就是了。我这里将然要给你老写信，无巧不巧你老到了，这个话能够不跟你老念叨吗？也不过就是我一说，你老人家一听，真要是你老从此一走，这简直的就是我让你老去的，那么一来我更无颜生存于世了。”德春一听连连摆手：“兄弟你这个话说差了，要是没有我这个话就不用说了，既然有我我又知道了，就打着他不是我的徒弟，我都得管，我要不管还够人味吗？”蒋员外闻听非常后悔，早知道如此，我还不如不跟他说呢。这工夫德春在旁边催着说道：“你要给哥哥预备盘川请你快去，如若不然我可要走了。”蒋老员外一看无法，准知道拦不住，这才说道：“哥哥你老既然非要去不可，我跟你老要求一段事，你老要是答应了，兄弟就让你老走，你老要是不答应，我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你老去。”德春一听蒋员外换过话来，有心让自己去，这才说：“只要兄

弟你让哥哥我前去，什么事我也能够答应。”蒋员外闻听这句话，心里也是喜欢：“大哥哥，你老要前去也成，见着郁康，他服说你老说他，他要是不服说，你老就可以不必理他，如果你老非要将他捉拿回来，就是你老在外面拿住他的时候，千万别难为他，处置的话也得带到我这里，让兄弟看着处置。最末了可就是求老人家不可将他处置死了，咱们无论如何得给三弟留这条根。”德春一听蒋仁德所说之话全都在情理之中，遂答道：“兄弟你就放心吧，你所说之话，我全都照办，至于留他的命不留，来到这里听凭兄弟的发落。幸儿无礼伤的是兄弟你的眼，你要是能施恩饶他不死，难道说哥哥我还能说非要他的命不可吗？”蒋员外连连说道，既然如此兄长就请去，德春这才叫蒋爷去取银两，蒋员外说道：“现在你老可走不了，别着急，你老听我把话跟你老说明白了，现在中国跟台湾两下里来往行人，只能到了厦门，再想往前走一步都不成，打算通过非得有人请元帅的护照不可。你老想你老自己前去，又不认得侠义营的人，岂不是自找麻烦吗？”德爷一听不住地连连顿足：“据贤弟这一说哥哥这不是去不了啦！”蒋员外并不慌忙，遂说道：“要不我告诉你老今天走不了吗，皆因我有一个主意，我来的时节蒙老元帅派来二位差官，齐兴李明二位老爷，他们全都是江宁府城里的人氏，将我送到家中，二位也各自回家探望去了，看看家里的老老少少。我因为胜三哥交朋友热心，恐怕他老人家惦念。我打算叫二位差官回去的时候，给胜三爷带一封信，告诉他我已到了家啦，伤痕也好了，请他放心，当时我嘱咐他们二位回去的时候，到我家里来一趟，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他们就来了。大哥你老要打算前去，等齐李二位老爷来的时候，我跟他把话说明，你老跟他们前去，可就省事大啦。”德春一听这倒是个机会，又一想这个话也许是我兄弟哄我，他看当时拦不住我，打算以此法拦我，等我消消气，然后再把话跟我说明。想到这里带笑说：“兄弟这个话当真还是暂缓我行呢？”蒋员外闻言，正颜厉色地叫道：“哥哥这你老可不对，咱们这么些个年的

弟兄，我跟你老说过谎言吗？怎么会你老又不信我的言语了呢！”德爷知道这句话说的不对，赶紧带笑说道：“兄弟你可别过意，我是前去的心急，故此有这个疑心。”哥儿两个说着话天气已然不早了，吩咐一声设摆酒筵，老哥儿两个开怀畅饮，吃喝完毕，不过就是闲谈，说说各人当年的事业。

简断捷说，德爷在蒋家寨住了十八天，十九早晨起来，外面家人进来报，有齐兴李明二位差官求见，老员外跟德春老哥儿两个一同来到门外迎接，将二位让到大厅里落座。李齐二位一同问道：“但不知老员外你老将书信写出来了没有？我们不能在这里住着，今天还要赶程。”蒋员外说道：“二位别忙，书信倒现成，现在还有点事相求，我先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这是我结拜的一位大哥，姓德单字名春，外号人称神箭老教师，就是小澎湖郁康的师傅。郁康就是我们的把兄弟老三的儿子，皆因他忘恩负义，箭射盟伯，我大哥气忿不过，非要够奔台湾，将郁康拿获不可。我一想处置他倒是小事，郁康两只戟三只箭在台湾各岛也非常不好拿，倒不如叫我大哥前去，伸手将他拿获，也可以给侠义营减少一个对头。又一想他老人家自己走不成，我才想起你们二位来，我有心叫他老人家跟你老们同行，到了厦门在中军大帐托二位挂挂号，起一张护照好前去各岛，二位可以从中努力吗？”李明齐兴二人说道：“这并不费事，再说有德老英雄跟我们弟兄同行，壮不少的行色，哪有不成的道理。”李明齐兴跟德爷彼此又客气一回，蒋员外将二位差官当天留在了家中，次一日给德爷预备白银二百两，德爷准知道三人同行，道路上未免多耗费几个钱，再说还得带着来回的路费，故此并不推辞，将二百两银子带在了腰间。长条包袱一个，里面一张弓三枝箭，一对短杆戟，全都收拾好了，三位一同起身。

书不可重叙，三位来到厦门，二位差官一打听，副帅回来了，副元帅跟侠义营的群雄接近，二位遂将德爷带到了副帅行辕，遂说明了原委。副元帅请进去，德春到里面请安，提说自己前去捉拿郁康，

副帅喜欢的不得了，这才替德爷请下护照来，备了官船一只，遂说道：“德老英雄，我可不留你，皆因胜老达官在前方，正然跟群贼相持，多去一个人前方便多一个膀臂，何况老英雄要捉拿郁康，真要是将他拿住，又去了一个爪牙，那岂不是帮助胜老达官的吗！”德春一听当时跟副元帅告辞，带好了护照，有人领到了江边上了小船。德爷一想，我要是这样光明正大地到了侠义营，他们在两国交兵之时，这个消息或许传出去，幸儿这小子听见这个信，就要隐藏起来了，倒不如我暗中前去，在四周围暗访，或者遇上他将他拿获之后，我再到侠义营见胜老达官不迟。想到这里告诉水手，在此停留等候，我到岸上买些个吃食带着，嘱咐完了，德爷弃舟登岸，工夫不大，回到了船上，买来一套渔翁穿的衣服，草帽一顶额外有些个吃食，以及酱菜等物，这才吩咐水手开船。一直来到了三才岛，暗中一看才知道胜三爷正然攻打，德爷将衣服换好，扮作渔翁模样每日驾船出来探听，夜间停泊在芦苇塘内。这一天看见了三才岛内火起，准知道今天台湾兵准得败走，德爷一想，前山有侠义营的拦阻，贼人逃脱必然走后山，老人家这才隐藏芦苇之中，留神观看。凡事都是恰巧，胜三爷把郁康追下来，老头子这才将小子拿住。

德春三爷相见，彼此将经过一说，三爷喜欢非常，带着德爷回归侠义营，换了衣服，先给群雄引见。德爷又说蒋员外要写信告诉你老放心，我也没叫他写，我带个口信就是了。大家在此休兵，一面派人够奔厦门报捷。军中的规矩少不了由老元帅发赏犒营，德爷在侠义营里面住了几天，然后把话说明：我得带着郁康走，我跟我兄弟蒋俊说的明白，拿住了幸儿带回六合县，听凭我那二弟发落。三爷一听这个话有理，遂说道：“老大哥这事我可不能拦，这么办吧，我给你老开一张护照，坐原船回厦门，到了那里再换船，就势托咐你老一段事，见着我那蒋贤弟，替我向他们大家问好。”德爷当时答应，诸事备妥，排筵饯行，就连郁康也一同吃酒，他也知道射伤伯父，身担重罪，也很愿意随老师前去领罪。当天老少群雄全都开怀

畅饮，在酒席筵前三爷又托咐，到了六合县之后，爷儿两个如果没有别的要紧的事，仍然请爷儿两前来帮忙，还未等德爷答言，郁康说道：“胜老英雄你只管放心吧，如果我到了我二伯父的家中，他老人家置我于死地，那就不用说了，倘得活命，必然前来效力。”胜三爷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公朝，你就放心前去。人孰无过，能改就为好人，你一旦觉悟，前者做事不对，就同你令师前往，你那二伯父也不能难为你。”回头又向德爷说道：“老哥哥，我跟你老虽然是初次见面，我跟蒋仁德有交情，也是跟你老有交情，你老是他的哥哥，也是我的哥哥，书信我也不必写了，务必请你把这两句话带到了，对公朝这段事就提是我说的，完了就完了，不看孩子还不看他死去的父亲的面子吗？无论如何不必深怪公朝，彼时也算是两国交兵，情有可原。”德春闻听不由得暗暗佩服，莫怪我二弟说胜英他乃是当时的英雄，这个话果然不假，人家说的这片话就算人情两尽。话未说完，德爷连连点头，叫了一声：“胜三弟，冲你这句话我二弟他也不能责备于他了，这个话我一准带到。”眼看着郁康说道：“小冤家你听见了没有，你胜三叔就是你的福星，还不过去谢过。”郁康闻听乐嘻嘻走过来向上行礼，遂说道：“多蒙三叔请情，郁康这厢有礼了。”三爷连连抱拳说道：“公朝一旁落座，不必客气。”大家说说笑笑尽欢而散，次一日德春带领郁康起身，众人送过船去，三爷奉送路费纹银一百两，德爷推辞不过，这才谢谢收下。

不表这爷儿两个，单说老少众位英雄大家计议，当日三才岛一战，群贼见势不好，全都逃窜了性命，但不知逃往何方。诸葛道爷画策，在大清兵里面，挑选精明强干的兵士五十名，分坐十只小船，到各处探听，只要得着了贼人的下落，赶紧回来报告，说话的时候已然到了腊月，众人一商量，还不如有什么话过了年再说，计议停当，群雄暂居三才岛，厦门老元帅颁发年赏，下命令严行戒备，休兵一月。你可别看是军营里面大家过年，过的还是真热闹，净说三才岛的老百姓，担酒牵羊往三爷营里送，军民的感情又好，这就算喜

欢欢过了一个年。到了正月初六，将探船派出去，探了足有半个多月才有人回来，说由此往东北约四十来里的水程，有一座大岛名叫白杨岛，听说群贼全都到了那里。三爷一听好，既然有了地方就好办了，贼人准在不在不知道，我还是用我那老法子，多人不带仍是我自己，前去拜岛，真假虚实我到了那里便知，要不然搬师动众，倘若贼人未在那里，岂不往返徒劳吗？大家有心要拦，诸葛道爷暗暗冲着大家摇头，那个意思是不叫管，大家一看诸葛道爷如此，只可就不管了。

当天不说，次日一早，三爷托咐众人照顾三才岛，自己带着那名探兵，驾一只小船，三太等小弟兄要跟着，三爷一个也不要，老人家这个心思是怕台湾海寇笑话自己胆小无能。前来拜岛，乃是以礼相见，带许多人岂不成了恃众了，所以单人独自一个人也不带。上了小船船行似飞，天也就在巳牌时分，已然来到了一座岛前，在岛口上高挑着一面大旗，白旗上红火焰，两根大红飘带顺风飘摆，被海风吹得行卷就舒，上面坠旗子角有金铃，远远就听见哗唧唧的声音，旗子正当中有三个大字，写的是“白杨岛”。这座山势太好了，当中如同大门，两旁边山峰耸立，后面如同椅子圈相仿，远远看着好像一座城池一般。三爷小船正然往前走，早有铜铁闸闸楼上面台湾兵头目手持藤牌，向小船点指：“呔，哪里来的船只？少往前进，如果找人赶紧报通名姓。”三爷闻听赶紧来到船头抱拳拱手向着上面说道：“诸位头目辛苦，在下姓胜单字名英特此前来拜会你家岛主，望求给回一声。”众头目闻听，一个个全都暗自吐舌，吃惊不小，心说可了不得了，胜英真乃是神人，怎么一时之间就会来到这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这一到必有一场凶杀恶战。再一看不对，孤零零就来了这么一只小船，船只上面就是这么一个老头子，其余都是水手。一面想着站着可不动，内中有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兵士，用手一推叫了一声头儿，你可答话呀，这一句话才把这名小头目提醒，这才说道：“原来是胜老达官，你老在这里候一候，我到里面禀知我家